

中华魂百篇故事

记两弹元勋邓稼先
记著名生物学家
周太玄

吉林人民出版社

2



7.53

9-4

为国争光

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杨振宁

外国有一本书：《比一千个太阳还亮》。

他献身的事业，亮过一千颗太阳！

当中国的天空腾升起团团的蘑菇云，中国人民扬眉吐气地振臂欢呼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的爆炸成功之时，外国人震惊了！一位西方政治家在他的备忘录里曾经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这是自日本打败帝俄以来亚洲最大的军事事件。”

中国，塑造了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的新形象。因为中国居美、苏、英、法后成为东方第一个有核国。

然而，他的名字，本应与我国第一颗原

子弹同时闪现的，但祖国太珍爱他了，一直保密了很久、很久。正如后来报纸所评论的那样：

“名字鲜为人知，
功绩举世瞩目。”

他，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

立志科技强国

1924年6月的一天，邓稼先出生在被称为“乞丐王国”的安徽省。他小的时候，每当听到“凤阳花鼓”哀怨的歌声，便觉得黯然心酸。但是，更使他悲愤难忍的是外国人说中国人是“东亚病夫”，是他耳闻目睹日本侵略者践踏祖国半壁河山的种种悲惨景象。

邓稼先的父亲是一位很有名气的学者，从事艺术美学研究，在清华大学任教。邓稼先到了该上学的年龄，父亲把他从安徽老家接到北平来读书。在父亲的影响下，邓稼先学习非常用功，从来不贪玩。记得有这样一

件事情：

有一天，邓先生得知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出台演出，他就为酷爱京剧的儿子——邓稼先买了一张戏票，但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儿子出门，他就推门想召唤，不料发现计算的稿纸散落遍地，原来邓稼先已沉醉于一道趣味数学题之中，正一腿屈放在椅子上，一腿“金鸡独立”于桌前，聚精会神地挥笔运算呢。父亲一见这种情景，就不忍心打扰他，便弯下腰拾起满地的计算稿，然后默默地坐在椅子上，竟忘了去看戏。直到邓稼先“嘿”的一声拍拍脑门笑着说：“成功了，看戏去喽！”父亲才猛省，看了一眼挂钟，也笑了，他接着说：“好戏已经收场啦。”

人生戏剧总是表现在历史大舞台上的。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占领了北平。鬼子哨兵规定：凡是路过岗亭的学生必须脱帽致敬。对这个无理的、侮辱中国学生人格的规定，邓稼先异常的气愤。于是，他就想出了应付的办法，不戴帽于。这样，每天都

有一个光头、不戴帽子的学生从鬼子岗亭前路过。有的时候鬼子不让他过，邓稼先就穿胡同，上学迟到了，被老师批评、责罚也不吱声。父亲听到老师告状，知道事情的经过后，也只是一笑了之。

还有一次，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我国某一城市，北平的日军就强令学校学生手持日本太阳旗上街游行祝捷。在游行期间，邓稼先把手中的膏药旗扔在地上，并用双脚踏过。鬼子发现后，责令校方追查严办。校长查明，又是邓稼先！于是登门拜访邓先生，并对他说：快叫贵子离开北平吧。邓先生笑着回答道：“我正有此意。”

当天晚上，父亲对儿子关切地说：“跟你姐姐去天津，乘海轮，绕道上海，去重庆找你叔叔补习课程，然后考西南联大。去吧，孩子，好男儿志在四方……。”

从此以后，邓稼先开始了独立的学习生活，并考入了西南联大。

西南联大，座落在昆明。昆明原本是一

个四季如春的美丽城市，但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昆明的上空经常笼罩着日机空袭的阴影。邓稼先和同学们听到警报后，都躲到市郊的防空洞里，有时便在那里复习功课，或听课。

邓稼先，他已饱尝了流亡之苦。

他在西南联大，看到了许多教授摆摊卖书，挂牌刻印；看到了许多爱国人士惨遭国民党特务的杀害；看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统治而举行的示威游行队伍……这一切都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激起了他强烈的爱国热情。好不容易毕业了，邓稼先回到了北平，任北大物理系助教。

北京爱国学生震怒了！

邓稼先震怒了！

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狼被驱赶走，美帝国主义这条虎又随后入室，苦难沉重的祖国啊！

那天，他毅然下决心出国留学。当家里人问他为什么要出国学习时，他表情庄严而深沉地说了一句：

“要科技强国。”

1948年。

邓稼先满怀科学救国的理想去美国留学。他考入了普渡大学的研究生。仅仅两年的时间，他完成了当时的物理前沿课题研究，写出了关于粒子方面的论文，荣获了博士学位。有人劝他：“稼先，留在美国吧！”

他摇了摇头，笑着挺一挺身，仿佛他那高大的身躯若站在别人的屋檐下，生活就很不自在。

1950年8月19日。

邓稼先放弃了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告别了好友，到洛杉矶港登船回国。

10月，这是金秋的季节。

邓稼先和二百多位专家学者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

一到北京，他就迫不及待地要到天安门广场去。

邓稼先在金水桥上踱步沉思：回国以后，自己能为获得独立和新生的祖国做些什么贡献呢？他又站立在华表旁边默想，苦难的历

史渐渐幻化成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游行队伍，仿佛听见惊天动地的礼炮声和欢呼声，他情不自禁地吟诵著名爱国者、诗人闻一多教授的一首诗：

“这话叫我今天怎么说，
你不信铁树开花也可，
那么有一句话你听着：
等火山忍不住了缄默，
不要发抖、伸舌头、顿脚，
等到青天里一个霹雳，
爆一声：咱们的中国！”

这首诗，如同运行于他心中的魂魄，好多年以后，当天真烂漫的女儿问他：

“爸爸，你躲到哪儿去捉迷藏呀？”

他便在天坛公园回音壁的一端，对墙吟诵这首诗，向子女传递难以言喻的豪情。

孩子们还是要问：为什么要“爆一声”呀？

“那可是个天大的秘密，暂时还不能说破。”

因为那是党要他为祖国实现一个神圣的

任务。

“去放一个大炮仗”

1958年8月的一天。

阳光暖融融的，树木绿茵茵的，果子金灿灿的，这是个溢香流彩的日子。

这天，邓稼先同往常一样，轻快地偏腿跨上自行车，飞快拐进胡同奔出巷口，抄近道去中国现代物理所上班。

当他走进研究所大门时，一个同志悄声地告诉他：等会儿钱所长要和你聊一聊。

这时，钱三强走出楼门，满脸微笑地迎了上来。

钱三强早年曾从学于法国大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夫妇门下，并与他的夫人何泽慧教授相继在实验中发现“三分裂”、“四分裂”现象，获得举世闻名的科研成果。之后，他们抛弃国外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为新中国筹建现代物理研究所。他非常赞赏邓稼先

的人品与学识。

“走，小邓，咱俩聊一聊。”

钱三强说着和邓稼先并肩走着。那年邓稼先刚好 26 岁，是获得博士学位的最年轻的学者。

邓稼先想不到这一聊，会决定他三分之二的生命历程。

他不知道，在美国，由于康普顿的举荐，使罗伯特·奥本海默成为世界上研制第一枚原子弹的领导者。在前苏联，库尔恰托夫因为有约飞鼎荐，而成为苏联的原子弹之父。而钱三强正像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后来所评说的，由于了解邓稼先优秀的人品和蕴蓄的科学素质，把他推向对于中华民族具有深远影响的科学领导岗位。

到了僻静之处，钱三强停住脚步微笑着问邓稼先：

“小邓，上级想给你调动一下工作，要我与你商量商量，看你同意不同意？”

“同意，领导想调动就调动呗。”邓稼先

笑道，“反正不会把我调离地球。”

“当然不会，而且会使你在新的工作岗位上更能发挥物理专业的作用呢。”

“那太好了！”

钱三强随后压低声音说：“让你去放个大炮仗，怎么样？”

“大炮仗！”

这当然不是在街头巷尾孩子们燃放的“二踢脚”。邓稼先明白这“大炮仗”是什么含义。

自从恰德威克在1932年发现中子，自从哈恩在1938年发现中子能使铀原子核产生裂变，物理学界就为全人类揭示了和平利用核能源的美好前景。但不幸的是，伟大的科学发现后来被利用于战争。核能源变成核威胁。拥有原子弹的某大国甚至扬言，核试验的音响效果，就是他们的外交政策的语言。他们甚至不承认新中国的存在，说新中国不过是很很快就会消逝的暂时现象。

是的，我们确实应该放一个“大炮仗”，

给那些蔑视中国的人造一点音响效果。

于是，邓稼先爽快地接受了钱三强的邀请。那天夜晚，他激动得失眠了。

这位曾经不愿向日本侵略军脱帽致敬的邓稼先，已经意识到他肩膀上已经压上了天大的重任，他所要从事的工作，将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事业！

他的妻子名叫许鹿希，是著名国务活动家许德珩先生的女儿，北京医学院神经解剖专家。她侧身轻声问道：“稼先，你好像有什么心事，能告诉我吗？”

“我要调动工作了”他轻声告诉她。

“很远吗？”

“去向是保密的”。

“我理解……”贤惠的妻子沉默了。

邓稼先抱歉地望着妻子深情地说：以后恐怕很少有时间帮你做家务、照料孩子了，也许得让你受累好多年呢……”

“没关系。”

许鹿希虽然不知道丈夫调到何处工作，

但她毫不怀疑，自己的丈夫献身的事业一定是祖国迫切需要的。

邓稼先告别了昨日的工作和生活。从今天起，他不得不放下已经研究多年的课题，也不能像原来那样，在节假日肩扛儿子，手牵女儿，与妻子去逛公园，也不能每星期日去看望老人，尽孝子之心……

邓稼先骑着自行车，飞奔新的工作岗位。他奔向北郊，穿过一大片坟场，来到了一幢五层高的灰楼前，这就是对未来时代产生巨大影响的原子弹教学模型厅。

原西藏军区副司令员李觉少将在楼前迎接邓稼先。

这位身材魁梧的将军一边抽烟一边想，美苏两国研制原子弹的带头人在受命之时，都过了40岁，我们的这一位怎么就叫小邓？小邓长的啥模样？

忽然，听到清脆的自行车铃声，将军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差一分8点，正是上班的时候，人就到了，真准时啊！

身高一米八的邓稼先左脚落地，还半骑着车就向他笑。他也笑了，心想，一副娃娃脸，肯定是钱三强说的那个“娃娃博士”，于是便上前与邓稼先握手，笑着说道：“欢迎呵，邓博士！”

“叫我小邓！”邓稼先爽快地说。

李觉笑道：“怪不得让你来放炮仗呢。”然后，又饶有兴趣地打量了邓稼先一番。

高大、白胖，透着微红的笑脸，还真和大街小巷上放“二踢脚”的娃娃们差不多。看来，推荐奥本海默的康普顿和鼎举库尔恰托夫的约飞，算是洋伯乐，我们的伯乐钱三强教授也很有眼力吧，小邓给他的最初印象是一位有朝气和热情的青年。于是，省去了好多客气话，开门见山地说：中央已下决心搞这方面的试验，咱们共产党决心干的事，是能搞成的！

邓稼先随着将军进了这座灰楼里，原住的居民搬走了，只有几位接管者，这几乎是一座空楼。邓稼先置身于这个楼里，似乎感

到每个房间都有“苦斗”的力神和“希望”的美神相伴，而每条廊道每级阶梯，都是抵达成功的蹊径。

邓稼先，把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国防大厦紧紧连在一起了！

“创造太阳的人”

1958年秋天，中国研究核武器机构正式成立，邓稼先担任了理论部主任。不久，上级根据他挑选出来的名单，从几所名牌大学里调来了20多名应届毕业生。

这些年轻的大学生，听说领导者名叫邓稼先，是留美回国的博士、教授，又是中国科学院数学学部学术副秘书长，便聚首商量如何称呼他才合适。大家想了许多尊称之后，便你推我让的来到了邓稼先的办公室门外。

这时，邓稼先在靠窗旁的办公桌前专注地看书。个头很大，皮肤很白，果真是一个饱吸洋墨水的科学家。先是怵了，噤噤喳喳

地耳语，推选代表去拜见，邓稼先听到了，他笑着说道：“请进！请进！”

说着，他站起身来到门前，做了个欢迎的手势，门外的一群大学生随即蜂拥而进，七嘴八舌地先生、教授、老师地乱叫。邓稼先呵呵笑着说：“那都是符号，对我准确的称呼，是邓稼先。省点时间吗，简称老邓。多加个老字，是因为我比你们大七、八岁。你们小点儿，就你——”他看过他们的照片，凭着记忆，接连认出：“小蔡、小朱、小胡、小……正好5位，算个小球队啦。”

大学生们被逗得嘻嘻哈哈地大笑起来。他们开始无拘无束了，问道：“真的调我们来打球吗？”

“也可以这么说吧！”他接着问：“你们会俄语吗？”

“会点儿。”他们回答。

随后，邓稼先拿出3本原版俄文书给他们看：

柯朗特著的《超音速与冲击波》；

泽尔多维奇著的《爆震物理》；

戴维森著的《中子输运原理》。

这几个先来报到的大学生异常聪敏，一看到这些书名，就已经猜到要干什么工作了。但是，他们还是调皮地问邓稼先，“那球，会响吗？”

“像炮仗。”他笑着说，“还是叫——那玩艺儿吧。”然后又用手指指头，“用这个担保，出门别乱说，对亲娘老子，对最亲爱的，也不许露半点风声，都得守口如瓶。否则，这脑袋瓜可就变成挨拍打的皮球。”

“就凭这3本书，能——轰？！”

“可以肯定，这是打开核秘密的3把钥匙。”

实践证明，邓稼先的选择是完全正确的。这3本书给他们打开了思路，使他们能摸进原子弹构造最深层的奥秘。但在当时，弄到这样的书是多么不容易呵！其中的《爆震物理》，还是钱三强教授访苏时，从库尔恰托夫言谈中得知其中的重要性，才想方设法弄到